

UCCA 特邀导览回顾 | “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 展览系列

微缩社会的演练——在“临时共同体”中练习共老



在一个不断“老去”的社会中，人与人如何共处、互依，又如何在差异与不确定中继续同行？

2025 年 12 月 6 日，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围绕艺术家田中功起个展“临时共同体”，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博雅博士后常园青，以“老去的共在”为主题展开一次特邀导览。常园青从社会学与人口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其长期关于积极应对老龄化与衰老的研究经验，带领观众循着田中功起的作品，重新思考那个我们共同面对的未来。

常园青表示，田中功起所构建的“临时共同体”为理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通过让一群彼此陌生的人共同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或缺乏明确意义的任务，营造出如同一场场微型社会实验般的过程。这些短暂而开放的协作过程生动地模拟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照护

关系与代际互动中人们所面临的真实挑战。基于此，常园青邀请观众在作品中寻找线索，依次思考三个层层递进的核心议题：首先是在个体层面，在一个不可逆转地“老去”的社会中，我们如何面对身体的衰败与消逝，并重新建构对自我的认知；其次是在互动层面，代际之间如何在有限资源中展开协商，那些跨越年龄的协作与互助，究竟是如何在具体的对话与磨合中发生的；最终，在更加宏观的社会与行动层面，面对死亡与新生不断循环的现实，我们又能否将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场景，思考可以付诸实施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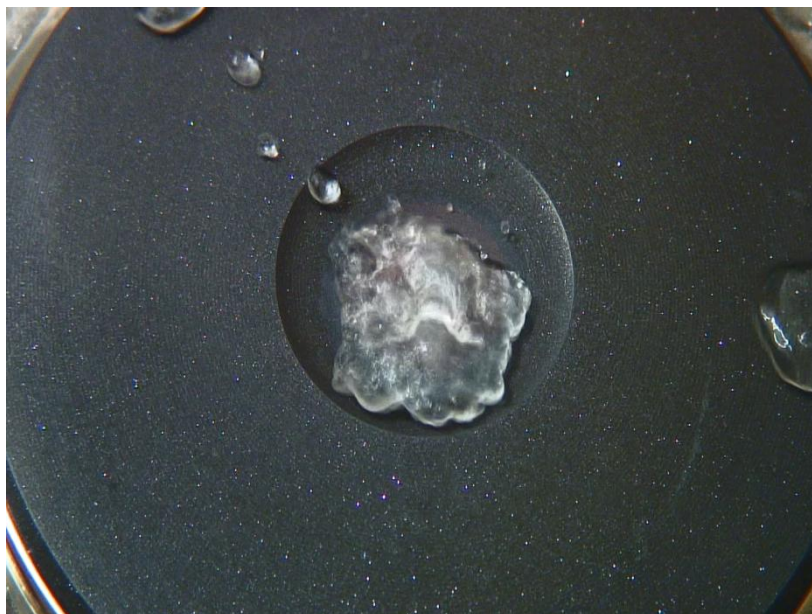
在具体的观看、讨论与现场对话中，常园青引导观众将个体经验与现实处境相互对照：在衰老成为共同处境的当下，个体经验、代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如何彼此交织，又如何在实践中被重新理解与想象。

在导览正式开始前，常园青首先分享了人口老龄化数据和社会政策的相关背景。从全球视野来看，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根据《世界人口展望 2022》的预测，到 2050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16 亿。这一趋势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据联合国数据测算，预计到 2035 年前后，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面对这样的趋势，常园青提醒大家，如果仅将其视作一场“银发海啸”或资源的博弈，未免太过悲观。事实上，长寿是人类社会的成就，而非负担。如今，中国已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意味着社会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建设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这些宏观转变，最终都需要在具体的生活经验、关系实践与日常协作中被理解和落实。因此，这不仅涉及政策和资源的配置，更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和每个个体的未来。本次特邀导览与观众一起，透过田中功起的作品，挖掘那些

隐藏在集体协作背后的心理与社会因素，并共同探讨如何以一种更积极、前瞻的态度去想象与规划一个和谐的未来，在代际关系之中寻找新的可能。

#第一篇章：流逝的现象学——个体感知的边界

导览的第一个篇章从个体经验出发，关注个体在面对生理机能衰退时所经历的“丧失”与“重构”。常园青首先以田中功起的影像作品《看着水消失》作为切入，引导观众从一种直观的观看经验开始。这件作品呈现的是水在容器中缓慢蒸发，直至完全消失的过程。时间成为了这件作品中的核心媒介，存在的脆弱性与转瞬即逝在这件作品中被放大。“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是生命的衰退，生命的老去和消逝。”常园青说到，在老年医学中，我们常谈论“肌少症”或“生命体征的衰减”。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力就像水一样渐渐消失却无可奈何。但我们不应该仅从“消失”或“终结”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作品。正如水只是从液态转化为气态，成为另一种存在形式，衰老也未必只意味着失去。应对衰老，最关键的或许不是试图“冻结”时间，而是调整心态，去接纳这种形态的转化。从现代医学和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通过合理的运动、营养干预，我们可以延缓这个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上其实意味着积累、成长和智慧。接纳变化的发生，正是帮助个体更积极地面对自身生活的重要起点。



田中功起，《看着水消失》，2006。“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紧接着对身体衰老的讨论，常园青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认知层面的变化，解读了作品《在清醒梦中吃苹果》。这件作品呈现出一种介于清醒与梦境之间的状态，类似心理学中关于潜意识与无意识的讨论。从社会学与医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常园青指出，这种“半梦半醒”的体验，恰似在模拟认知症患者——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所处的主观世界。随着脑功能的退化，记忆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之间原本清晰的边界开始溶解：有时他们仍能记得自己是谁、记得亲人的面孔；而在另一些时刻，却可能连镜子中的自己也无法辨认。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似乎从“社会性的人”逐步退回到“生物性的人”，这一变化往往令人感到不安甚至恐惧。然而，常园青也邀请观众尝试转换观看的视角：“作为观看者，与其恐惧这种混乱，不如试着去理解那些在认知迷宫中游走的老人。”作品标题中的“吃苹果”，在她看来，正指向一种直接而具体的生理刺激：味觉、触觉、身体的感受。或许他们已经遗忘了名字与关系，在这个“清醒梦”中，依然保留着感受快乐、感受味道（如苹果的滋味）、感受被爱的能力。由此，常园青将讨论从“失智”本身，转向更积极

的应对方式。她强调，积极的照护并不仅仅依赖药物或医学干预，更关乎是否能够为这些个体创造一个包容、非评判的环境，让他们在一个独特而不稳定的世界中，依然感受到安全、尊严，以及与他人“共在”。当记忆逐渐退场，回归具体而直接的感官体验，或许是应对衰老与认知变化的有效方式。



“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展览现场，2025年12月6日，UCCA 北京西展厅、新展厅、中展厅。

作为第一篇章的最后一件作品，常园青解读了影像作品《123456》，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时间经验本身。作品展现了一个重复的运动：一个骰子不断滚动，随机呈现出不同的点数。田中功起以重复与偶然构建非线性的观看体验，将微不足道的细小动作转化为关于对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感知。常园青指出，这种时间感的变化，与许多老年人的现实处境高度相似。对于身处养老院或长期独居的老人而言，时间被压缩为一种同质化的循环。在社会学中，这常被视为“社会性死亡”的前奏——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衰退，人们逐渐从复杂、多样的社会角色中退出：退休、不再

承担核心社会职能，社交网络不断缩小，生活节奏趋于单一，时间感就被压缩成了单纯的“活着”。但是老年生活中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逃离重复，而在于如何在重复中重塑意义。在导览中，常园青给出了许多具体而微小的例子：在固定的时间为植物浇水，观察它是否长出新叶；每天整理一张老照片，或在日记中写下一句诗。这些由个体主动确立的“小目标”能够为单调的生活提供具体、可感知的节点，从而重新掌控生活与节奏的意义。

通过《看着水消失》《在清醒梦中吃苹果》与《123456》三件作品，导览的第一篇章引导观众直面衰老的三种体验：生命力的流失、认知的模糊，以及生活的重复。然而正如常园青所指出，田中功起的作品恰恰是为了提醒我们重新夺回主体性。

#第二篇章：协作的摩擦——作为照护隐喻的“临时共同体”

在第二篇章中，导览的视角转向群体层面，聚焦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互依。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当代社会中，协作早已不再发生于同质群体之内。常园青以田中功起多组五人合作的作品为例，指出艺术家通过将一群互不相识却被置于同一任务中的人聚集在一起，观察协作过程中的反应和变化。这些短暂形成的“临时共同体”，如同面临养老与照护压力的家庭或社会单元，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中不断经历协商、碰撞，并尝试寻找共处与互助的可能。

在《五位陶艺师做一只陶瓷碗》中，五位陶艺师被同时邀请参与一件陶瓷作品的制作。影像所呈现的制作过程并不顺利，因为五双手各有各的想法。当目标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冲突和摩擦。若将这一过程映射到社会照护体系中，这正对应着“多主体介入”的现实处境。想象一位需要照护

的老人，就像这团尚未成形的泥土，子女、配偶、专业护工、医生与社工同时参与其中。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一致，却因立场、责任与价值取向的不同，矛盾难以避免。田中功起的这件作品并未试图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展示了一个不断失败、调整与协商的过程。这个陶瓷碗的最终成形是参与者合作的结果。在现实的照护情境中，代际差异无法被抹除，方案也很难完全统一。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在承认分歧的前提下，通过协商一起寻找当下最“合适”的决策。

《五位钢琴师同时弹奏一架钢琴》则是一场关于空间和资源分配的实验。影像中，五位钢琴师需要共享一架钢琴与一条狭窄的琴凳。88个琴键是固定的，身体可占据的空间十分有限，当多人同时演奏时，手肘的碰撞、音区的争夺几乎不可避免。如果将这架钢琴视作社会中的公共资源，如养老金池子、医疗资源或子女的照护时间，我们就会看到：琴键是固定的（资源有限），但弹奏的人在变多（老龄化加剧）。对于面临的资源竞争的问题，常园青介绍了“零和博弈”的思维：你得到的，必然意味着我失去，反之亦然。在老龄化社会中，这种思维往往表现为代际对立：年轻人会觉得，老年人占用了养老金、医疗资源和公共照护；老年人则担心，自己的需求被忽视、被边缘化，这对我们建立一个社会是不利的。就像影片中每个人都想弹奏自己的旋律，结果只创造了噪音。这件作品提示我们，演奏出一篇和谐的社会乐章，就是要学会如何在有限的资源里去让渡、妥协、相互体谅，去重新理解协作本身的节奏与边界。

与前两件作品类似，影像《五位诗人同时写一首诗》五位诗人在同一张纸上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与想法。常园青联想到老龄化社会中“语境隔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代沟”。年轻人追求个体（原子化）、追求效率，而老年人则在传统价值观下渴望安稳。现实中，沟通冲突每天都在上演：当一个老人试图讲述他过去的经历，而他的子女正急着讨论明天的护理费谁出。作

品提示我们面对沟通危机的方式——叙事护理（narrative care）。当老人说话逻辑混乱时，我们要做的是接纳他的表达欲望，接纳那些碎片的语言。就像如果想要共同创作出来一首优秀的诗歌，那么当每个人在写下自己意见，在表达观点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他人的意见，并给予理解和尊重，最终才能达到一个和谐共处的目标。

相比前几件作品中较为抽象的群体协作，影像《抓人游戏》更直接地介入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COVID-19）。画面中，一群人在空旷的空间里玩着最简单的童年游戏——鬼抓人。但田中功起加入了一个残酷的规则：参与者必须在剧烈奔跑的同时，大声朗读关于疫情期间的个人日记。首先，我们会听到急促和令人窒息的呼吸声盖过朗读声，象征疫情下的无力感，同时也让年轻参与者切身体验了老年人想表达却气力不足、想行动却受限于肉体的状态。其次，“抓人”的游戏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负面身份的传递，人们一直躲避，被“抓”的人会变成新的“鬼”，象征着令人畏惧的照护责任，也反映了原子化社会中，个体面对老龄化和养老压力的本能逃避。此外，快速奔跑导致支离破碎的朗读，使我们无法听清那些个人记忆和历史。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中，一味地“你追我赶”最终会导致所有人精疲力竭——无论是奔跑者（年轻人）还是追逐者（老年需求）。这件作品向我们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听清那些内容，为了让游戏不再是纯粹的消耗，我们是否需要改变规则？常园青提出应对老龄化，不能靠“躲避球”式的生存策略。作品通过展示“对抗的疲惫”，反向呼唤了“协作的必要性”——只有大家达成契约，放慢速度，互相扶持，呼吸才能平稳，对话才能成立，历史才能传递。



田中功起，《抓人游戏》，2024。“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如果说《抓人游戏》是关于加速老龄社会的挣扎与对抗，那么《省思笔记》则邀请观众放慢脚步，坐下来，认真面对“过去”的档案。这件作品创作于疫情隔离期间，田中功起将自己过往作品的影像素材重新剪辑、解读和解构。在这里，“重组”成为了对抗遗忘与隔阂的方法。艺术家整理自身创作与经验的过程，也像是一位老人在晚年对自我生命史的回顾。在老龄化社会中，我们往往只把老人看作“照护对象”，却忘了他们身上沉淀着厚重的生命经验与记忆。仔细听旁白，田中功起反复讨论着“具体”与“抽象”的张力。这正是我们在面对老龄化时最大的认知误区：抽象的，是养老金制度、是人口统计数据、是“抚养比”——这些是冰冷的宏大叙事。而具体的，则是影像中那些正在互动的人，是真实的衰老体验——是疼痛的关节、是深夜的孤独、是渴望被触摸的皮肤。作品提示我们，真正的代际协作需要去看见具体的人与处境。此外，这件作品诞生于孤独的隔离时期，然而田中告诉我们：相互依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既然现有的代际契约（如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像旧素材一样难以适应新时代，那么我们就需要像艺术家剪辑影片一样，

去“重组”我们的代际关系。



田中功起，《省思笔记（重组）》，2021。“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通过这些关于协作的作品，田中功起并未描绘一个理想化、和谐无冲突的老龄社会，而是反复呈现摩擦、混乱与失败的现场。正是在这些不顺畅的协作过程中，我们得以看见照护关系的真实形态。第二篇章所呈现的“临时共同体”并没有去想象完美的共处画面，而是呈现了最真实的状态：在差异无法消除、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们通过理解、照护、退让与协商，学习如何持续地与他人共处。

#第三篇章：循环与重生——从全生命周期看“共老”的未来

如果说前一篇章关注的是人在资源稀缺中如何协作共处，那么这一组作品则将目光转向育儿这一

看似与老龄化相反的生命阶段。在这里，“共老”的问题被放置进一个更长的生命周期中重新理解。

在《育儿与艺术实践》中，艺术家呈现了父亲照料孩子的日常瞬间：喂食、安抚、清理、被反复打断的休息。画面里呈现的，是一些再日常不过的育儿片段：喂食、清理、安抚、被不断打断的生活节奏。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让我们看到照护在现实中的真实样貌。若将育儿与失能老人的照护经验并置，便会发现两者在动作与情感层面高度相似——它们同样要求耐心、体力与陪伴。作品由此提示我们：照护并非只属于生命的末端，它贯穿人的一生，是我们来到世界时获得的第一份支持，也是离去时仍需依赖的最后一种关系。



“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展览特邀导览现场，2025年12月6日，UCCA 北京西展厅、新展厅、中展厅。

随后，艺术家将注意力转向“物”与“人”的关系。在《运动鞋 / 时间面具》、《一切一切》

以及《表演即分享自我》中，那些旧鞋、面具与被反复使用的日常物件，仿佛失去了明确功能，却依然被珍视与保留。它们像极了人在退休或退出社会核心角色之后所处的位置：不再高效、不再生产，却依然真实存在。田中在这里拒绝以“积极老龄化”的标准衡量人的价值，而是强调“在场”本身的意义——哪怕只是分享记忆、展示脆弱、安静地存在，这种被看见的状态本身，就构成尊严。正如这些被保存的物件，它们并非因为有用而重要，而是因为承载了时间与经验。

《10年》则进一步将视角拉向时间尺度。在这件作品中，“十年”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一段足以改变身份的位置：照护者可能成为被照护者，壮年可能迈入暮年。作品提醒我们，面对老龄化社会，短期应对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跨代、长期的社会想象。当下的选择，将直接塑造未来我们所处的社区与关系结构。

在篇章的尾声，常园青带领观众再次回到《育儿与艺术实践》，但此时关注的不再只是照护的劳累，而是生命的循环结构。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完全依赖他人才能生存的孩童，也可能在未来再次回到需要他人照料的状态。衰老并非偏离正常轨道的例外，而是生命循环中的必经阶段。这种从被照护、到照护他人、再到被照护的过程，并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证明。

最后，《迁徙与毁灭》将视野提升至文明与时间的尺度。在个体终将消逝、文明不断迁徙的宏观背景下，衰老本身显得微不足道。但也正因为终点不可避免，每一次协作、每一次照护、每一次代际之间的连接才显得尤为珍贵。那些笨拙的尝试、缓慢的付出与相互依赖，正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

这一篇章最终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与其将衰老视为必须逃离的终点，不如将其理解为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焦虑也能慢慢让位于陪伴与共处。这或许正是第三篇章留给我们的核心启示：接纳循环，承认依赖，在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彼此托举。

本次特邀导览，从个体面对时间流逝的焦虑出发，经历了多人协作中的摩擦与协商，最终在育儿、衰老与毁灭所构成的生命循环中，尝试为身心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展览不断提醒我们：无论年龄、身份或所处阶段如何，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本身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都是社会变迁中真实而具体的组成部分。田中功起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像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通过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共老”并不是一曲和谐的独奏，而是一场充满杂音、需要持续协商与磨合的交响乐。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现实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制度安排或照护设施，更是一种“协作的智慧”——一种像《五位陶艺师》那样，即使手忙脚乱，也依然愿意共同托举脆弱生命的意愿；一种像《省思笔记》那样，在疲惫与冲突中仍然愿意反思、修复关系的耐心。当我们面对身边的老人，或面对终将老去的自己时，可以多一分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也多一分对他人脆弱与彼此依赖的理解、关怀与共情。如果能够如此，那么今天这场关于“共老”的讨论，或许就已经在现实中悄然开始了。

*因文字篇幅所限，完整活动视频请移步 UCCA 官网活动页面回看

文字整理：姜其瑾、孙天正（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